

宜蘭縣頭城鎮第六、七屆鎮長——邱金魚先生口述訪談*

葉明琦**

自我介紹

我民國 4 年 11 月 14 日（1915 年）於頭城鎮頂埔里出生，家裡務農，自幼喪父，因此家裡生計都落在母親手上，從小家裡就很窮，以致於到 10 歲的時候才有機會上學唸書。

小時候都是赤著腳，沿著鄉下小路走路到頭城街上的頭圍公學校上課，我非常喜歡唸書，在讀書階段成績都非常好，幾乎每一年都拿第一名，平常也會利用農閒之餘閱讀四書來自修，可是因為家裡無法再提供唸書環境，所以學歷只有頭圍公學校畢業，這是一生中最大的遺憾。

從 16 歲開始，每天都會挑著鴨蛋走路去宜蘭賣，多少貼補一些家用，等到 19 歲時才由盧纘祥先生引薦到「頭城信用組合」上班，就是現在頭城鎮農會前身，因為他的提拔，改變了我的未來，要不然可能一輩子都在種田，也沒有以後從政為社會服務的機會出現。

在我 28 歲時候，遭逢到一生最大的災難，因為當時被徵調當兵，即日治時代台籍日本兵，被派到菲律賓南邊的新幾內亞去修理機場，在從軍 2 年 8 個月中，有 13 個月沒有辦法吃到米飯，看到同伴因營養不良一一死去，也不知道何時才換到我，隨時生活在莫名的恐懼中，而所遭遇到的生活環境都是非常驚險，可以在猛烈砲火之中安全回鄉，真是非常幸運。

日本戰敗之後回到台灣，受到地方父老的鼓勵與栽培，當選了第一、二、三、

* 本口述訪談記錄於西元 2006 年完成，係因筆者服務於宜蘭縣史館擔任研究助理乙職時，協助邱金魚鎮長出版《邱金魚鎮長回憶錄》，所留下的口述訪談記錄（回憶錄已出版），雖然口述訪談內容，有些回憶錄已採用，但是本紀錄可謂為邱鎮長的第一手資料，外加眾多私人因素（邱鎮長已仙逝），及筆者研究工作繁忙，至今多年才得以潤述成稿。

**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研究生。

六屆頭城鎮鎮民代表，卸任後，從事碾米廠賣米生意，後來復出競選頭城鎮第 6 屆鎮長，也很幸運當選，5 年之後，再度連任第 7 屆鎮長，這是我一生最高興且最得意的事。



圖 1：邱金魚年輕時獨照

資料來源：邱金魚先生提供。



圖 2：台北圓山神社

資料來源：邱金魚先生提供。

我當台籍日本兵的經驗

（一）被徵召入伍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候，我被徵調去新幾內亞當兵，主要是因為當時楊基銓先生擔任宜蘭郡守，相當於現在宜蘭縣長，有一次他在頭城舉辦一場徵兵座談會，總共有 28 位頭城鎮民參加，記得在座談會中大家都很熱烈的討論，也提供了不少反對意見，我也有提出兩點意見，第一個意見內容就是希望台灣人自願參加當兵，是不是可比照日本人當兵的薪水加三成？第二個意見內容就是當時實施的家庭配給制度非常不公平，實行國語家庭配給的比較多，所以要求是否可以一視同仁，不要有所差別？

座談會結束後，當時的庶務課長就找我問說：「你是不是對政府措施不滿意啊」？不久之後，我就接到徵兵召集令了，日本政府的軍令不遵守也不行，既然被徵召了，就一定要去，母親和家人知道此事後，大家都抱頭痛哭，因為當時只要被徵召去當兵，就代表回不來了。

（二）遠赴南洋作戰

就在西元 1942 年 5 月 10 日，我被分到「日軍派遣南方第五屆勤勞團」，在這一個勤勞團成員中總共有 1,000 名台灣人，而宜蘭縣民總計有 100 名，裡面包括有 24 位頭城鎮民，在出發當天，歡迎人潮擠滿頭城火車站熱烈歡送，我們 1000 人先從高雄港坐船出發到菲律賓，再分為 200 人坐一艘小船到帛琉，然後在帛琉住了 2 個月之後，再 20 個人分坐一艘小船，並於當年 7 月 17 日到達新幾內亞東部。

（三）南洋當兵生活

勤勞團成員在新幾內亞被配屬於陸軍第 36 工兵部隊，那時候日本軍隊的編制，一中隊有 200 個人，五個中隊合為一團，總共 1000 個人，我擔任第四中隊第一小隊長，負責帶領從宜蘭來的 100 名軍屬，有時候也要兼帶 100 名別中隊士兵，此團主要任務就是整修機場、挖水溝、造橋、造路及到碼頭扛貨等工作。

每天我都會穿著軍服，腰上配戴著一把長達三尺的軍刀，然後到陣地各地去督導並監工，普通士兵看到都還會敬禮問好，也曾經有一位日本低級軍官，看到

我配戴的軍刀比他配戴的長，還表現出敬畏之意，因為當時日軍軍階的高低是看軍刀長短，可是他不知道我只是一個台灣人而已，因為當時只有日本人才可作高級軍官，此時覺得自己非常威風又神氣。

當時月薪有 150 元，而同時期頭城庄長月薪也只不過才 82 元，我每一個月都會寄 75 元回家給老婆貼補家用，另外 75 元存在日本九州郵局裡，並且有分配到兩個傳令，隨時都會跟在身邊，其中一個人幫忙洗衣服、煮飯，另一個人幫作雜事和跑公文。

（四）慘痛的戰爭經驗

同年 11 月 3 日，那天剛好是日本明治節，大約有 100 多架的聯軍飛機前來轟炸機場，我當時還跑去看，飛機場被炸得面目全非，從此以後戰爭局勢就開始逆轉，日軍開始處於劣勢，機場常常有敵軍來轟炸，日本也會出動空軍去迎戰，聯軍砲彈持續不斷的從軍艦上發射，而且砲火非常猛烈又準，我們常常在夜間動員大批人員搶救修建機場跑道，可是還是敵不過敵軍日夜轟炸，損失非常慘重，最後所有機場設施、飛機、油庫都被燒光了。

經過三個月後，日軍已經無法抵抗，情勢漸漸告急，人員死傷非常慘重，再加上當時已經沒有地方可以讓人躲藏，所以就在民國 32 年 6 月 20 日（1943 年），大批軍隊就開始往內陸疏開躲藏，各隊走各隊的路，我藏的地方，樹木非常茂密，幾乎看不到天空，是一個非常隱密的藏匿場所。

軍隊一路上由當地土人帶領翻山越嶺，越過很多險惡濁水河流，遇到沒有橋可渡過深谷的時候，就砍一些大樹當橋樑來渡過深谷，新幾內亞的內陸環境是非常惡劣，到處都是熱帶雨林氣候，天氣非常悶熱，山裡面到處都是原始林，經歷許多天的風吹雨打日曬，隊伍才到達深山裡的目的地，在那裡面蚊蟲多到讓人無法入睡。

新幾內亞深山裡路面非常泥濘不堪，路面泥漿多到一踩下去，就淹到腳膝蓋上了，而且每一個人都背著重達六、七十斤重的裝備，裡面包括有一斗米和一些軍事裝備，因為裝備太重了，所以對身體產生非常大的負荷，我們先吃自己所帶的食物，可是等疏開到深山裡之後，所帶來的糧食一下就吃光了，之後就到溪邊

捉魚、捉蝦來吃，但是沒有多久，也都被吃光了，沒有辦法就開始吃木瓜、木瓜心，最後連香蕉心、木瓜頭都吃，也曾經有抓到過一隻山豬，我分到一隻死了豬胎，這一個豬胎煮了很久毛也不會掉，因為肚子實在是太餓了，當時也是得硬吞下去。

回憶那時候因為已經沒有東西可以吃了，因此有很多人餓死，也有很多人病死，那時候總共數萬人進入深山中，一共待了 13 個多月，到後來食物吃光了，許多人營養不良而生病，可是也沒有很好的醫療設備醫治，會吃那一些東西，完全是因為飢不擇食，沒有辦法所導致。

後來開始有人因營養不量而死亡，也有人長期沒有吃到肉，營養缺乏所以生腳氣病，整隻腳都腫起來，還有很多病患倒地不起哀聲四起，也沒有辦法為他們施救，再加上每一個人都疲勞力盡，看到有人死亡並被棄屍於路旁，無法處理任由屍骨在路旁曝曬，戰場上的慘烈之狀，實在無法完全用言語描述。

（五）日本投降時

記得當時團長還訓話說日軍決定作戰到底，身為日本軍人，應該效忠天皇，隨時要有為天皇作犧牲的準備，由此可見日本人決心要死的心意實在令人敬佩。有一位負責處理屍骨的分隊長，卻一直向我哀求拜託，希望能換人辦理死亡隊員的後事，我安慰他說今天幫別人後事，搞不好改天換別人幫我們作，不要計較，希望能多積陰德，最後並派人幫忙一起處理屍骨掩埋的任務。

我那時候是擔任小隊長，頗受大家尊重，因此每個人都會拿東西給我吃，後來是因為美軍把日軍已經投降的宣傳單灑的滿地都是，再加上砲彈的聲音也已經聽不見了，大家才知道日本已經投降了，得知日本已經投降的那一刻，軍隊中所有的日本人都在哭，可是在場的台灣人都沒有哭。

日本人在戰場上作戰都非常勇敢，不會有臨陣脫逃的事情發生，大家身上都會配有一枚炸彈，只要被敵人捉到就會引爆炸彈自殺，這種行為實在令人敬佩，一直到日本投降後三個月，我們才從山上下來，那時候每一個人簡直跟原始人一樣，長髮披肩，留著很長的鬍子，後來美軍有幫忙把頭髮剪短，然後大家都會掛上一個名牌，到附近離島等候船隻回台灣。到隔年正月初四，才回到台灣基隆港，

那一趟我們總共坐船花了 9 天 8 夜的時間。

（六）幸運生還歸國

那時候回到台灣的只剩下 512 名，頭城鎮居民只有 8 個回來，我算是三條命換一條命回來的，運氣可算是非常好，我的命算是很硬，能夠毫髮無傷回鄉，可是能活著回鄉的人，必須對那一些死在海外同袍家屬有所交代，因為在殘酷的戰場中，有時候一天就會陣亡很多人，可是也只能用軍毯隨便包一包就地埋葬，無法舉行盛大葬禮，或是帶著陣亡士兵骨灰回家，所以當戰爭結束後大家準備要回台灣時，就在為沒有骨灰向死去同袍的家屬交代在煩惱著，還好在小隊之中，有一個羅東人是道士，他想到了一個方法，那就是用石頭磨成粉當作是同袍骨灰然後送回台灣，可是其中有一個骨灰搞了個大烏龍，原本以為住在羅東市場內的陳旺灶已經死了，所以用石頭磨成粉當作是骨灰送給他家人，當然家屬也哭的很傷心，同鄉們也都有去參加他的告別式，可是沒有想到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他卻自己回到台灣來，後來經過詢問後才知道，他在行軍途中迷路被美軍捉到澳洲去，據他所說在澳洲生活過得很好，有吃有喝，從來不會餓到肚子，早知道可以過得那麼好我也要被捉去，也就不用過那麼久的苦日子。

到達台灣之後，首先轉往台北辦理解散，第二天上午坐火車到達頭城火車站時，在月台上看到妻子來迎接，可是看到別人卻是迎接自己親人的骨灰回家，眼淚如注情何以堪，真是令人鼻酸流淚，人生最痛苦的就是生離死別的痛啊！

當時鄉長（頭城鎮當時還只是頭城鄉尚未升格）還親自在火車站歡迎我們並設茶會款待，回想當兵這幾年，可以安然回家，真是非常幸運，戰爭場面真是非常可怕，打敗戰者生民憔悴，投降之慘劇落幕，割地賠償，家破人亡，希望當今領導者可以引以為戒，也希望能世界永遠可以和平，不要再有戰爭的發生了，於是決定回鄉後，貢獻自己心力來回饋社會，造福人群社會。

印象中的烏石港

以前蘭陽溪以北溪水都匯集在一起，最後從烏石港附近出海，形成一個面積很寬廣的港，那時候壯圍、五結、礁溪一帶沒有比較大的港口，所以都集中在頭

城烏石港進出口貨物，因此在未淤積之前的烏石港可算是台灣東北部重要商港。

烏石港的淤積是在 1883 年（清光緒 9 年），有一艘美國籍大型角板船在港內沈沒，當時也沒有所謂現代化機器幫忙挖掘和拖離船隻，再加上河流不斷的把石頭、泥沙帶往港內堆積，烏石港因此就快速的淤積了。那時候頭圍港的河道依然與烏石港相通，後來因為山洪爆發的關係，河水改道改從頭城海水浴場附近出海，更加速烏石港的完全荒廢，後來就改以打馬煙為船隻主要出入港，打馬煙在今天的竹安里，烏石港附近就因此而沒落了，一直到最近幾年新的烏石港建設完成，才又恢復以往繁榮的舊貌。

頭圍港的興起與沒落

（一）頭圍港碼頭

頭圍港位置在今天的媽祖廟前面到青雲路一帶，這一個範圍就是以前頭圍港的港區，它和大坑畧隔著河道相望，大坑畧距頭城街東邊約 500 公尺，今為大坑里，所以當時要從媽祖廟去大坑畧必須要坐著渡船才可以過去，而頭圍港有一個河道從現今的頭城海水浴場附近出海，船隻可以直接進來到媽祖廟前港口停放，那個時代還沒有所謂的鋼筋水泥建材，要興建碼頭的地基，都是把木樁直接往下打，用木樁當作支柱，而地基都會打的很深，會在木樁外面再釘上木板來防止海水腐蝕地基，然後木樁與木板中空隙，會再塞滿石頭固定，這樣才做好一個非常穩固的碼頭。而當船隻停靠港之後，會用繩子把船綁在碼頭的木頭之上，避免船隻漂走，停泊港內的船隻，大多都是風動帆船，很少有機器動力船隻在港內出現。

（二）山洪爆發堵塞頭圍港

頭圍港在民國 13 年（1924 年）就淤積了，至今已有 82 年了，當時連續下著幾天的大雨，導致福德坑溪山洪爆發堤防潰決，大量土石和泥沙從山上沖刷下來，其中一部份土石，就順著福德坑溪往頭城鎮市區的南街溪仔底溝流入頭圍港，一夕之間頭圍港內停泊的船隻都被土石塞住無法動彈，也有很多人被大水沖走，連在街上販賣的一些日用品、雜貨也通通被沖走，我們可以想像當時的情形有多嚇人，災後有很多人來溪邊看山洪爆發的情況，我也有來看，港內阻塞情形

非常嚴重，很多船舶都被石頭卡在河道中而無法動彈，因為從山上沖下來的石頭非常大，缺乏現代化機器來挖掘，也無法用人工方式來搬離，於是頭圍港就慢慢荒廢掉了。

（三）港區淤積荒廢，經濟衰退

當時交通沒有像現在那樣發達，要去基隆、淡水的人，都必須從頭圍港搭船前往，而且頭圍港在那時已經是台灣北部的重要商業港口，許多貨物都是從媽祖廟這邊碼頭卸貨和裝船，也有很多經營碾米廠的商人，都會從頭圍港運送米出口到大陸、日本等地，也會進口一些大陸日用品、雜貨來台灣，隨著頭圍港荒廢之後，一切利用頭圍港輸出和進口的商業活動，都因而停止，頭城對外商業運輸交通也斷絕了，外來商品也無法從頭城鎮輸入，也沒有辦法吸引船隻在頭城停靠載運貨物，所以從甲子年後，頭城的經濟和發展開始一落千丈，宜蘭經濟發展以頭城為中心的傳統也因而發生轉變，頭城鎮從那時候，商業逐漸沒落，人口也因此大量外流。

（四）解決淹水之苦

頭圍港的出海口原本在現今海水浴場附近，自從福德坑溪的山洪爆發後，大量洪水沖刷沿海沙灘，導致出海口往南切割沙丘，日子久了，出海口就一直往南移，變成現在出海口在竹安里附近的打馬煙，那附近原本葬有很多清朝時代留存下來的濫葬崗，也通通被那一次的洪水沖走了，從那一次山洪爆發之後，河水就常常氾濫，沿海地區也容易因海水倒灌而淹水，直到我當頭城鎮鎮長興建完成防波堤才解決這一個問題。

（五）端午賽龍舟

頭圍港還沒有被阻塞之前，每一年都會舉辦很熱鬧的民俗活動，特別是農曆5月5日「端午節」，都會舉辦划龍舟比賽，在媽祖廟前有一個長條型河道可供划龍船比賽使用，因為那時候大家比較沒有什麼娛樂活動，所以只要一舉辦划龍舟比賽，就會吸引非常多的人前來港邊觀看比賽盛況，連宜蘭、礁溪、壯圍等地的人也都會前來觀賞，記得小時候我也有和母親一起從頂埔老家走路來頭城街上看划龍舟比賽，都必須要跨過金面溪和福德坑溪，當時金面溪的寬度約只有5、

6 公尺寬，而福德坑溪寬度比較寬，約有 30 公尺左右，這一些河道，平常都很少有水，很容易就可以穿越河道到對岸，通過這兩條溪之後，就可以到達頭城街上了，頭圍公學校就在街道上，沿著街道直走大概 200 公尺，就可以到達熱鬧的媽祖廟前觀賞划龍舟比賽，當時盛況依然很深刻烙印在我腦海之中。

頭城對外交通與商業發展

頭城在當時對外交通非常不方便，如果要前往台北的方式就只有兩種，其中之一就是經由山路步行到台北，像我的國校畢業旅行，就是走現今草嶺古道經由虎字碑步行到台北，另外一種方式就是從頭城港這裡坐船出發。

（一）輕便車

而且當時蘭陽溪以北地區所生產的稻米，都會集中到頭城港，然後再從頭城港用船載米銷售到基隆、台北、淡水、日本、中國大陸等地區。可是那時缺乏貨車或卡車來運送貨物，一切物品都是用人工方式來搬運，到後來才出現一種叫輕便車的小台車，它是一種架設在窄軌上的小台車，車身全部用木頭做的，底下裝有四個輪子，可以載運貨物，也可以載人，就相當於今天的卡車和計程車一樣，然後上面會有一個人用竹竿撐地把台車向前滑行，如果碰到斜坡，就必須用人來推，台車才可以動，它收費方式就好像今天的計程車一樣，屬於私人經營，駕車的人則租用台車，然後賺取工資，是一種非常辛苦的工作。

（二）船隻運輸

其中有一種接駁船是負責運送壯圍、礁溪各地貨物到頭城港，它比較大一點，以載貨為主，私家經營，以賺錢為目的，接駁船也可以從媽祖廟前載運物品，然後沿著頭圍河直達現在的壯圍大福和礁溪車路頭等地，再用牛車轉運載貨到目的地，一直到火車開通及人力拖車出現，再加上橫跨頭圍河的木橋完工，用人力來拖車載貨比採取接駁船運送更為方便，所以駁船就漸漸被淘汰了。

另外一種交通方式是人力撐船，因為沒有橋樑可供通行，所以會有渡船伯在頭城往竹安里渡船口以撐船為業，我也坐過渡船，票價是一趟旅程要一分錢，此渡船長約 5 公尺，寬約 2 公尺，而一艘渡船最多可乘載 20 個人，平常沒有坐滿人也可以開船。也有一些船隻會停靠在大坑罟河道邊，但都統一都在媽祖廟這

裡卸貨，因為媽祖廟這裡才有苦力可以搬運貨物，苦力就是類似今天的碼頭工人。

現今媽祖廟前牌樓，就是以前船舶停靠碼頭，那時候當船一靠近，苦力們就會一擁而上幫忙搬貨上下船，然後再用木棍肩挑兩人一組的方式，互相幫忙把貨搬到現在和平老街上十三行放，此區當時是作為批發倉庫用，連宜蘭、羅東那一方面有需要船載貨物的商人，都會經由輕便車載貨或者是用人「擔貨」（用人工搬貨方式）到頭圍港，然後經由碼頭苦力幫忙搬貨至船上轉送往外地，商人也可以用輕便車或用人「擔貨」把貨載運到礁溪、宜蘭各地去賣，而頭圍港輸出商品以稻米為主，輸入主要是日常用品和雜貨為主。

（三）十三行

和平老街上的十三行當時就是類似今日的貨物批發、儲存中心，會有很多人從這裡批發物品去各地賣，大陸泉州、福州各地貨物，也都會運來頭圍港這裡儲存，所以很多人在這裡開貨物行（類似今天的貿易公司性質），這一批十三行的產權當時都是屬於盧纘祥先生所有，因為有很多大陸人來頭城經商，所以都會向盧纘祥先生承租十三行，作為他們在頭城的商品批發倉庫。

日治時代的時候，日本人為了方便進入宜蘭，於是打通從台北到大里至宜蘭的道路，就是現在台九省道的前身，這一條路寬度應該約有 8 公尺，上面也可以行駛牛車和人力拖車，平常都會有專人負責清理和維護的工作，每逢初一、十五，或者是下大雨使得路基流失的時候，都會透過警察動員民工去整修道路，當時沒有機器可用，所以整修路面都是用人工挖掘方式進行的，而且是沒有工錢的，還有在道路兩邊還設有輕便車路可供通行，當時稱為陸軍路，此路主要功能是為了便利經濟運輸和軍事用途使用。

十三行的興起與沒落

在和平老街上的十三行原本之意就是十三個行號，類似今天做生意會有店號一樣，總共有十三個店號，這十三行在清朝時代就已經蓋好了，都是屬於盧纘祥先生所有，再由商人向盧先生租用，所以我們頭城人有一句諺語叫「有盧富、沒盧厝」，這一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即使我們有盧纘祥的富有，也沒有盧纘祥的房子

多，有盧纘祥那麼多的房子，也沒有盧纘祥富有。

可是此種情形一直到頭圍港淤積之後，隨著頭城鎮商業逐漸衰落，而十三行也跟著沒落下去，變著現今供人憑弔回憶的縣定古蹟，而盧纘祥先生因為後來要競選宜蘭縣第一屆民選縣長，為了籌措競選經費，所以有一些房子在當時就轉手賣給別人，很多人就把十三行區的建築物改建成為新式大樓，於是很多古蹟就不見了，其中有一些建築物留存下來，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和平老街上的建築物。

以前頭城鎮最熱鬧的街道就是和平街和開蘭路，台灣光復之後又興建了青雲路，可是和平街隨著頭圍港的淤塞而沒落，而被人稱為老街，而沒有以前那麼的熱鬧了，變成為現在單純的住宅區和觀光區了。

盧纘祥先生與我的關係

盧纘祥先生在當縣長的時候，對地方建設功勞很多，到了我當鎮長時他就過世了，與其認識是經由林才添先生介紹，那時我 19 歲，因為當時農會在興建一個放米的倉庫，作為臨時儲存稻米倉庫，可是在放進去之前，需要作一個驗收稻米分級儲存的工作，林才添先生知道之後就引見我去上班，此時盧纘祥先生是農會理事長，直到日美戰爭，被徵召去當兵，才辭掉此工作，算一算總共在農會待了五年。

在戰爭時期米都實施配給制度，這一政策讓米商賺了不少錢，我是 19 歲進入農會當雇員，剛開始月薪只有 12 元，一直到了升作書記時薪水才有增加，同時間我也有兼一個宜蘭縣奶粉配銷的工作，也讓我賺了不少錢，此時我月薪已有 65 元，比當時的人都高出非常多，算是運氣很好了，也謝謝盧纘祥先生的提拔。

牽罟

以前因為比較沒有現代化機器，所以一旦在海邊看到有很多魚群浮出水面的時候（因為當時很少人從事抓魚為業，近海就有很多的魚可抓，常常站在沙灘上就可以看到很多魚在海面上游來游去），就會吹鑼鼓號召大家一起來海邊牽罟，此活動特別是在大溪里一帶盛行，牽罟一次需花費兩個多小時時間才能把魚群整個拉上來，每一次牽罟的魚獲量都很多，大家都會把魚貨均分或者是變賣後分

錢，拿多少都沒關係，我那時候住頂埔，常常會跟他們買魚回去吃，這一些魚貨非常便宜，他們在賣的數量很大，一次都有好幾千斤，這是現在看不到的盛況，主要是那時候比較少人抓，所以魚獲量才會那麼多，不像現在沿海魚獲量越來越少，甚至已經抓不到了，牽罟特別都會選在頭城海水浴場那邊，因為那邊是沙灘，比較不會因為都是石頭而把網子割破。

大溪里那邊有很多碼頭工人，在清朝時代就是當碼頭工人為業，因此做這工作的人大家都很有錢，因為當時大船要換小船才能入港，所以很需要這一些苦力去搬貨，此種狀況一直到了頭圍港淤積之後，才逐漸消失，為了生存大家就轉為去牽罟賺錢，隨著機器的現代化，出現了機器船，大家就轉為用機器船抓魚，每次的魚貨量都比牽罟多，比牽罟好賺，因此以大溪里為例，居民大多都在靠抓魚維生，而且每一個人都有一艘屬於自己的漁船。

搶孤

現今搶孤的地點已經改在烏石港舉行了，它是主要是由一組孤棚和飯棚所組成，搶孤活動從日治時代就有在舉行了，以前我常常去看，距今應該有 100 年以上的歷史了，搶孤從前在新建里舉辦，因為此地有佛祖廟，此廟就是現在開成寺的前身，因為那時候山洪爆發把廟沖走了，所以才把佛祖廟遷移到現今地址，它主要是因為紀念吳沙開蘭的第一個城鎮就是頭城，所以就取名為開成寺，而孤棚的孤腳是用十幾根七、八丈高的杉木作為支柱，所搭建成一座矗立在空中的巨棚，因為以前沒有機器，所以孤棚腳要裝好，都必須用人工挖掘的。

每一年會在農曆的 7 月 15 日舉行搶孤活動，在典禮舉行的前一天晚上會先有放水燈儀式，時間一過了當夜子時，就會有人敲響鑼，選手們就會開始奮力往上爬，可是每一根孤腳上面都會塗牛油，要爬上去孤棚頂端非常不容易，都是爬了又滑下去，一直在重覆此動作，爬場面非常得好看，不像現今舉辦的搶孤活動塗牛油太少，所以比以前好爬。

搶孤的孤棚總共有 13 棧組成，每一個地區負責一棧，據我所知當時是市場上做生意的人負責一棧，這一個孤棧上面全部都綁滿豬肉，另外有一棧上面都是

綁雞，港口那邊負責一個鹼粽棧，也有一個尤魚棧，一個是魚棧，還有一個尤魚和魚混合棧，還有一個是蝦子棧，還有就是豬肉和雞肉混合棧，中崙里也負責一棧，金面里也負責一棧，大溪里也負責一棧，拔雅里負責一棧，竹安里也負責一棧（據受訪者印象所說）。

搶孤的孤棚和孤架組合起來很高，我有爬上去過，因為風一吹整個孤棚會晃動的很厲害，而且從孤棚上面往下看會感到害怕，當時搶孤最值錢獎品就是上面又著一支由中崙里提供的順風旗，它是一面四方旗，那一支旗子最值錢，所以大家搶的要。整個活動大約到了半夜一點左右就結束了，當時生活環境都是非常困苦，所以參加搶孤活動的人都非常踴躍，因為可以得到一些獎品回家，到了日本開始對外發生戰爭，此活動就因而停辦了，到了台灣光復之後才重辦，後來又因政策決定停辦，到了幾十年前才又復辦。

現在舉辦搶孤活動，已經比以前好的多，因為現在都是機器化，設備都很新，也比較安全，且改由代表會來主辦，一次就是連續舉行 3 年，因為民間習俗有規定，要舉辦搶孤就要連辦 3 年，中途不能中斷，否則會帶來不好的運勢，而且只要每年有舉辦搶孤活動，我們頭城鎮每一戶都會捐一千元來贊助此活動。

龜山島遷村的前後始末

龜山島上原本住有很多的居民，大多都是姓陳的，可是島上缺乏公共設施和醫療設備，以致於居民如有急事需要救濟，就必須坐船到台灣，過程實在是非常辛苦又危險，又再加上當時省政府漁業局在島上興建漁港失敗，龜山島居民因此非常想要遷居來台灣，我就利用民國 62 年（1973 年）3 月的里民大會跟當時李鳳鳴縣長報告建議可否協助遷村，因為當時龜山島的陳見福里長跟我說島上男生快要找不到老婆了，許多年輕人來台灣求學工作後，就不想回去了，當時在場開會的人聽我講完這一個原因，大家都笑翻了。



圖 3：邱金魚攝於龜山島上的龜山漁港

資料來源：邱金魚先生提供。

在同年十一月二十日省政府民政廳廳長陳時英，前來視察龜山島現況後就准許辦理遷村手續，我轉向縣長建議之後，就開始準備遷村，首先由頭城鎮公所名義向民政廳申請低利貸款，再來蓋鋼筋水泥國民住宅讓居民住，蓋房子款項由島上居民自己分期付款繳完貸款，可是所需土地需自購，當時居民們為了減輕他們的現金支出負擔，都一起去找地來蓋房子，總共在大溪里蓋有 105 戶國民住宅，當鎮公所蓋好房子之後，大家才抽籤決定誰住哪一間，當時房價一間才十多萬而已，不像現在要那麼貴，所以現在大溪里的龜山島原住民可說是非常有錢，因為現在房價已經不只這些了。

龜山島移民所居住的社區定名為仁澤社區，並規劃為大溪里，可是曾經有居民反對此名稱，並且想要改為龜山里，而且現在每一戶幾乎都有自己的漁船，在台灣生活過得比在龜山島上還要舒適，這都是我一手促成的，所以到現在此地居民還是很感謝我，每一次去拜訪他們，都會受到居民熱情款待。

其中有一次印象最為深刻，就是他們還住在龜山島的時候，島上龜山小學舉行畢業典禮，我當鎮長所以一定要過去參加典禮，那天海上風浪有七級風，整個船身搖晃的很厲害，衣服都被海浪打濕了，還特別去島上里長家把衣服烘乾，海

水還弄得我整個身體都是鹹魚味，黏黏的非常難受。龜山島居民所抓的魚，一般都會運往大溪漁港銷售，回程也必須經由大船再換小船才可以回到島上，這是一個龜山島變遷的一個故事。

頭城道路變遷

頭城鎮市區道路變遷，最重要就是青雲路的開闢，此路是盧纘祥先生當縣長時候所鋪設，初期還只是一條簡單的碎石路，主要是利用福德坑溪裡石頭所填平而成，主要是因為土石太多，沒有地方可消化掉，所以那個年代大多都會用來作馬路的地基，可是路面品質沒有很好，到處凹凸不平又長了許多雜草，一直等到我當鎮長才把青雲路鋪設為平坦的柏油路面，並把路面堆高，這樣才解決青雲路常常會淹水的惡夢，當時原本要把這一條路取名為史雲路，因為盧纘祥先生字「史雲」，用此路作為表揚他對鎮民的貢獻，可是盧先生很謙虛一直推說不要，所以就把此路名稍作修改，改成青雲路，只留其中的一個字「雲」做為紀念。



圖 4：頭城鎮市區舊照

資料來源：邱金魚先生提供。



圖 5：邱金魚擔任頭城鎮長時期鋪設柏油情形

資料來源：邱金魚先生提供。

盧纘祥先生實在是太客氣，一直堅持不要用自己名字作為道路名稱，但是他對頭城發展貢獻頗多，就在我當鎮長時，開闢了一條位於火車站旁的那一條路，取名為纘祥路作為紀念，頭城鎮市區主要街道只有四條，其中之一就是和平老街，以前是熱鬧的中心區，後來有一條開蘭路，還有青雲路，再來就是我當鎮長時候所開闢的纘祥路，這四條到現在還是頭城鎮重要道路。

頭城鎮立圖書館的前身——大千戲院

頭城鎮立圖書館的原址，前身就是大千戲院，這一個地點旁邊還是以前 228 事件，有 7 個人被掩埋的地點，會在這裡興建一座戲院是因為當時鎮公所財政困難，缺乏自主財源收入，所以在我當鎮長的時候，就想要利用公共造產方式，來替鎮公所增加一些自有財源收入，於是就在這蓋一間戲院，然後再出租出去賺取租金，並同時作為居民活動中心和舉辦典禮場所。

原本這裡都是一大片農田，我向地主陳阿樹先生買了靠近青雲路旁邊約 600 坪的地，當時土地價格一坪要 300 元，現在一坪大概要 30 萬左右了，以前這裡可是沒有人要的農地，原因是沒有什麼大條道路可供通行，後來青雲路開闢後，交通狀況才有好轉。可是當時連鎮代表會都笑問說，沒有路蓋戲院會有人要去看嗎？最後終於排除萬難，以頭城鎮公所名義去向省政府低利貸款 80 萬，一

年 4 釐利息，總共要 3 萬 2 千元，那時候貸這一筆錢，對民間貸款來說可是一筆大數目。

大千戲院是一座可容納 1000 人的大戲院，平時也提供鎮民作為集會場所，戲院四周都有道路可供通行，後來鎮公所利用租金收入，很快的就把省政府貸款還清，以現在角度來看，當時決定興建此戲院是正確的，因為後來戲院周圍土地開始有建商蓋了許多國民住宅，此區以戲院為中心點的區域就慢慢發展起來了，再加上近年持續拓寬道路，雖然現在原址已改建為頭城鎮立圖書館了，可是這一個地區已經成為頭城鎮最為繁榮的地區之一。



圖 6：大千戲院舊照

資料來源：邱金魚先生提供。

（一）大千戲院簡介

大千戲院興建完成於民國 59 年（1970 年）5 月 20 日，剛開始是與鎮護林協會合作籌建，於民國 60 年（1971 年）4 月收購護林協會股權後，戲院產權完全歸於鎮公所所有，當時提供頭城鎮鎮民一個很好的休閒娛樂場所。



圖 7：大千戲院舊照

資料來源：邱金魚先生提供。

（二）頭城鎮立圖書館簡介

頭城鎮立圖書館是利用大千戲院原址改建而成，於民國 83 年（1994 年）12 月開工；越明年，圖書館建築完工；同年 12 月 26 日開館。



圖 8：大千戲院現址為頭城鎮立圖書館

資料來源：邱金魚先生提供。

北關風景區

（一）北關的建設

北關風景區是在西元 1970 年代左右開發，原本北關海邊旁有一座凸起的小山丘，以前都沒有樹，是一大片林投樹林和芒草，靠近海邊那還有一個石頭公，旁邊還放有很多骨灰罈，環境非常亂，有一天當地里長來找我，要求鎮公所幫忙

開發這一個地方成為觀光景點，可以吸引人潮，也可改善環境，經過仔細評估之後，鎮公所決定花 80 萬來建設此地，其中在山腰上蓋了一個涼亭花了五萬元（在頭城鎮邱金魚總共蓋了五個涼亭），再花五萬元於山丘上種滿樹木，剩下的一些經費在山丘上架設鐵欄杆，以免遊客去登山發生危險，也開闢一些石子路。

不久之後北關被歸入成為東北角風景區的一員，促進了相當大的觀光發展效益，現在每到假日風景區內到處都是遊客，在北關小山丘上面有邱金魚先生所提的「巖高水遠」四個字於山腰上，往旁邊有詩人康灝泉先生所親提的「天風海濤」在石壁上，另外還有一個陳志謙所寫的「北關觀潮賦」在石頭上。



圖 9：北關風景區「巖高水遠」和「天風海濤」石刻

資料來源：邱金魚先生提供。

（二）北關旁神明的由來

北關觀海朝從此開始有名，許多遊客都會爬上山頂來觀賞海浪，在省道旁有供奉一尊神明，會在這裡供奉的原因是當初有一個日本人在北關岸邊釣魚不慎被

海浪捲走，我們漁民非常熱心幫忙家屬把屍體找回來，並把遺體送回日本，他的家屬對於我們非常感激，所以就在北關立了一尊神明，祈求未來大家在北關那裡釣魚都能平安，要供奉神明當天，我也有去（此時邱金魚已卸任鎮長職務），當典禮正在舉行時，發生了一件令人感到很玄的事情，就是那天早上天氣非常好，太陽很大又烈，可是正要舉行典禮的時候，突然天空立刻傾盆大雨，與會人員都沒有地方可躲雨，全身都濕透了，等到典禮一結束，卻又出現大太陽了（大家都說此事是神明顯靈），真是讓人感到很奇妙的一件事。

蜜月灣海灣

（一）開發的原因

民國 62 年（1973 年），頭城鎮合興里里長蔡樹根和鎮民代表石阿定來鎮公所，問說是否可以幫忙開發當地海邊，我認為此舉有助於地方的發展和繁榮，於是找了博愛企業公司前來投資，並請里長回去詢問當地里民和地主的意願，剛開始博愛企業公司許文政先生是想要在蜜月灣蓋大學，於是就由鎮公所在當地舉辦一場公聽會，我負責居中協調不願意賣地的地主，希望他們答應賣土地，會中許文政先生和羅文堂先生都有參加，也都很有誠意在跟地主溝通，希望能順利取得土地。

（二）交涉協調取得土地

因為那時候宜蘭縣還沒有大學，所以蜜月灣要設立一所大學，我身為頭城鎮長當然會全力配合，當時設校所需的土地面積約數十甲地，地主方面開出價格為山地一甲一萬元，旱地一甲五萬元，田一甲 12 萬元，沒有多久雙方價錢就談好了，經過幾天後雙方就在鎮公所簽署買賣契約，但是其中有幾個地主反應田的價錢太少了，希望能多一萬元，成為 13 萬元，後來許文政先生也同意地主要求，所以這一件買賣，就很順利完成。

到了我卸任後，許文政先生持續購買當地土地多達 40 多甲，大多都是買田地，也有一點山地，最後又加買 5 甲，總數共 45 甲地，但是因為後來大學的設立申請，一直申請不下來（當時政府限制並禁止大學的設立），許文政先生才決定改設立為「蜜月灣風景區」，會取名作蜜月灣是因為那邊海灘呈現彎彎的形

狀，所以才由許文政先生或羅文堂先生命名為蜜月灣。

（三）縣政府勒令停工

後來鎮公所有和他們一起規劃蜜月灣風景區，主要也希望能用風景區來振興地方繁榮和發展，正值工地正在動工，縣長陳定南先生突然勒令工地停工，當時已經蓋了很多基礎設備，也興建了幾棟建築物，卻因為一個行政命令而無法再興工，因為陳縣長說整地界線超過了基地範圍，有佔用到國有土地，建築面積總共超過兩公尺，可是蜜月灣旁邊就是海邊，一片都是沙灘，而且當初要去動工時，也是由縣政府去測量土地的面積和界定界線，怎麼會超過範圍？到現今還是無法理解。

（四）與縣府交涉過程

當時老縣長林才添就找我一起去縣政府找陳縣長陳請，那時候我已經不是鎮長了，那時候因為工程已經開工了，不能停止了，所以我們前去陳請看事情是否能夠有所轉圜，可是陳縣長說那個地的界線有問題，界定錯誤，老縣長林才添跟說：「許文政在蜜月灣附近已購買 45 甲的土地不可能會去在佔用那兩公尺的土地，因為那邊的土地也不是很值錢，旁邊又是沙灘，附近土地毫無價值可言，所以不會因為這樣而佔用國有地兩公尺。」可是陳縣長說不對就是不對，不需要再去複查丈量土地，這時候我也有發言，建議陳縣長如果真的有佔用到，那錯也已經錯了，不然就向國有財產局承租該地，是否可行？因為我們主要是為頭城鎮繁榮和發展才做此工程的，可是陳定南縣長卻說，我已經當過鎮長了，應該知道國家的土地是否該被私人侵佔私有，這樣會比較好嗎？國家資源可否可以給個人獨佔？我向他建議說這不是獨佔，也不是個人財產，跟個人比較沒有什麼厲害關係可言，希望可以幫幫忙，陳縣長就是不肯幫忙，於是蜜月灣風景區的建設就因此停工到現在。

（五）羅東南門地區因而發展

後來許文政先生就把要建設蜜月灣風景區的經費，改用在羅東鎮南門地區興建新式的醫學綜合大樓，就是今天博愛醫院新院，間接也促進了羅東南門地區博愛醫院四周的經濟發展和繁榮，所以羅東鎮算是此事件的一個受益者，而當初如果蜜月灣發展成功，現在頭城鎮就不會這樣沒落了，經濟開發繁榮地方和環境保

護一定要兼顧，不能說只是單純圖利個人，就如同今天政府實施的 BOT 一樣，可以說是政府圖利個人或財團嗎？值得再研究。

而聽說現任宜蘭縣長呂國華先生就贊成開發蜜月灣風景區，因為他知道這樣可以繁榮頭城的經濟，另外頭城還有新峰瀑布，那裡風景很漂亮，是一個基隆人來開發的，可是當時也是被陳定南縣長給禁止開發，裡面的基礎設施也隨之報廢，地主一年花 30 萬請專人照顧，到現在已有 20 年，總共花了 600 多萬，真是非常可惜，可是現今聽說也要開始開發了（據受訪者所言）。

頭城海水浴場

頭城海水浴場的建設是由我接手續辦，建設經費是向省政府申請低利貸款總共 150 萬元，這一筆錢主要用來擴建海水浴場的一些基礎建設，例如供遊客休憩用涼亭和一些座位，並延長沙成路二百餘公尺，縮短到市區的路程，又開闢了一條通往軍營和協天宮寬約八公尺的道路，也有設計一些遊樂設施，可是這一些設備最後都被陳定南縣長給了，後來海水浴場也被縣政府接收，此舉讓我覺得縣政府完全不顧地方發展和繁榮，就接收鎮公所公共造產的結果，真得不太妥當。



圖 10：頭城海水浴場大門舊照

資料來源：邱金魚先生提供。

因為連其中 20 座水泥造的觀海石椅，也完全被拆掉了，真是令人惋惜，這些建設經費都是鎮公所貸款來的，後來游錫堃先生之後的歷任縣長，也都沒有繼續建設，不然當初把海水浴場租給別人經營，可是替鎮公所一年多 20 萬元左右的租金收入！你看這樣是不是又可以替頭城鎮公所增加年度稅收呢？隨著縣政府一個行政命令的接管，海水浴場也跟著荒蕪至今。



圖 11：頭城海水浴場設施一景

資料來源：邱金魚先生提供。



圖 12：頭城海水浴場正門舊照

資料來源：邱金魚先生提供。



圖 13：頭城海水浴場一景舊照

資料來源：邱金魚先生提供。



圖 14：頭城海水浴場一景舊照

資料來源：邱金魚先生提供。

建設頭城綜合商場之因

頭城綜合商場所在地的前身是頭城分駐所，這一些房舍非常破舊，都是日治時代所留下的，因為當時分駐所所長常要求鎮公所補助經費供他們整修房舍，後來我覺得一直整修也不是辦法，於是建議所長把辦公廳搬到別地方，然後利用原址興建一個綜合商場，此商場也是經由公共造產方式興建經營，蓋成之後鎮公所也可收租金賺錢，因此我決定幫頭城分駐所出錢補助，最後以 500 萬元成交，讓他們搬遷至頭城國小前。最後我再向國有財產局買了 900 多坪地，當時買一坪地要 1,100 元，總共付了 105 萬元，等到取得產權後，就向省政府低利貸款，總共借了 2,200 萬元來蓋商場，原本打算蓋 40 間商店，可是建商場案到我卸任之後才蓋好，蓋了 31 間店面，少了 9 間，此地區周邊已經成為頭城最熱鬧的商圈地區之一。

頭城綜合商場的年租金替鎮公所賺了約 400 萬元，這可以說是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最好例子，從那之後，鎮公所就開始有自己的財源收入，也擺脫貧窮鄉鎮之列。

結論

邱金魚先生閱歷豐富，見證過時代的發展，是頭城鎮發展史不可欠缺的重要人物之一，尤其他對頭城鎮公所公共造產歷史特別有經驗，是一位值得讓人研究和保存歷史經驗的長者。